



10688

秀水杜怡谷選

朱文公文鈔

采山亭藏板



文公傳略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

父松巖喬年第進士歷司勳吏部

郎秦檜決策與金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

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

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

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

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除

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論不合歸陳俊

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

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

前命又辭克家奏空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

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彞山

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

下之紀綱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必親賢

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實友諫諍之臣皆

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讀之大怒熹

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

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



朱子傳略

一

采山亭

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甚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計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

朱子傳略

二

采山亭

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益指熹也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言願陛下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墮關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獻聞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胡晉臣論栗喜同惡異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

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至是投匭進封事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

朱子傳略

三

采山亭

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童閣待制侍講辭不許會孝宗祔廟議宗廟送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穆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

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徹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經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

朱子傳略

四

采山亭

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真僞劉德秀不爲張拭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僞學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

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熹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名儒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熹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加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

朱子傳略

五

采山亭

沖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往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太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

發凡

文公朱夫子大全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間嘗抄撮若干篇以備課誦竊謂千古之文原於六經四子今之汗牛充棟皆由之出而卒無有能似之者則以經簡而文煩也經古奧而文淺易也經理勝於辭而文辭勝於理也辭勝於理則離經者多矣即間有偶合於經而其他不離焉者亦尠矣以愚觀之無論長篇短牘未有或離乎經者惟文公爲然

孔孟歿後微言既絕周秦間百家紛起繁言殺雜叛道者衆惟西京賈董卓然儒者終漢之世鮮能繼之魏晉六朝益不可問唐之昌黎起衰濟弱宋之廬陵心慕手追兩公之原道本論正議炳如庶幾乎聖賢絕業昌明厥緒然而文公議其未免裂道與文爲兩物至於蘇氏直訾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以深戒人之學之者今觀公之文原原本本理無不粹論無不正斯所謂皆醇而後肆者歟

北宋之文歐陽始爲廓清而王曾三蘇一時並驅可謂極文章之盛矣然其間濂溪先生崛起倡明理學二程師之張邵和之殫心於致知格物之學講求夫踐履篤實之修以視馳騁於語言文字間者故爲勝之然兩者各擅其長原未易兼惟周張著述遠追經傳而其餘則論議樸直多涉訓詁獨文公以韓歐之氣勢詮孔孟之理道不支不蔓有質有文雖南宋多才如益公誠齋放翁玫瑰

西山鶴山之儔非不哀然大快然未有過焉者也

先大夫歷官四十餘年每退食之暇觀書臨帖日有程課無晷刻
暇逸嘗命庭珠曰紫陽夫子才甚大學甚醇談理極精細論事極

明暢道學文章真登峰造極之一人也學者當置其集於案頭時
為繙閱則鄙吝日消德業日進矣庭珠謹識之不敢忘顧以從事

於制舉之藝苦未能深探而力究之偶友人觀余錄本慙患雕鐫
以公同好因稍為增輯以付剞劂然美不勝收愧未備也

集中書劄居其半內分二種其一為時事出處其一為友朋問答
時事則瑣細不遺最為周悉問答則講義極徹貴在直辭然以難
於記誦不敢多登他於封事奏狀申請之類也亦然

朱子文鈔發凡

二

采山真子

文公極尊崇昌黎文為之考異分別去取以視歐陽公得之敝麓
中歷三十年遇善本必改正其訛者用心畧同也故其文以韓為
宗歐次之諸子又次之其集中諸序宛然韓氏家法記山水則類
子厚記學校則似子固碑版誌銘則廬陵臨川之匹儔也至題跋
則純乎永叔矣惜乎南宋文鑑未有續之者置公文其中豈惟稱
雄南宋抑亦以見兼乎前此諸子之長

文公罷官於光宗紹熙五年是時學禁甚嚴家居七載歿於寧宗
慶元六年然猶禁學徒送葬令守臣約束故其文集未有敢為之
刊行者越四十餘年理宗淳祐間王潛齋刻其正集王實齋刻其
續集又二十年咸淳初黃山長鏞刻其別集其後閩浙皆有刻本

浙本明洪武初取置南雁閣本於成化十九年嘉靖十一年兩次
重鑄今則宋本不易得矣即成化本亦甚少余所存者嘉靖本而
已曾魚亥豕訛者頗多苦無善本校正閱是刻能摘謬見示則拜
嘉惠不啻百躬矣

昔人刻文集鮮有評點惟讀本有之先大夫嘗取文公文評點
數篇以令誦讀自後馴漸廣之或質之師或請之友即愚見亦或
妄加焉將梓時有勸無去評點以便閱者因念嚮所寓目不忍棄
之輒遂存焉但未及博訪取前賢之朱墨以相印正則悵惘實甚
康熙壬辰孟秋中元日杜庭珠識

朱子文鈔發凡

三

采山亭

昔人刻文集鮮有評點惟讀本有之先大夫嘗取文公文評點
數篇以令誦讀自後馴漸廣之或質之師或請之友即愚見亦或
妄加焉將梓時有勸無去評點以便閱者因念嚮所寓目不忍棄
之輒遂存焉但未及博訪取前賢之朱墨以相印正則悵惘實甚
康熙壬辰孟秋中元日杜庭珠識

昔人刻文集鮮有評點惟讀本有之先大夫嘗取文公文評點
數篇以令誦讀自後馴漸廣之或質之師或請之友即愚見亦或
妄加焉將梓時有勸無去評點以便閱者因念嚮所寓目不忍棄
之輒遂存焉但未及博訪取前賢之朱墨以相印正則悵惘實甚
康熙壬辰孟秋中元日杜庭珠識

朱子文鈔目錄

卷一

白鹿洞賦

感春賦

延和奏劄六

延和奏劄七

行宮便殿奏劄二

乞進德劄子

乞修三禮劄子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三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四

奏揀荒事宜狀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朱子文鈔目錄

一

采山亭

御筆回奏狀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乞加封陶威公狀

卷二

答陳漕論鹽法書

賀陳丞相書

答汪尚書書

答韓尚書書

與龔叅政書

與臺端書

與皇甫帥書

與丞相別紙

與丞相劄子

與陳丞相別紙

與留丞相劄子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與留丞相書 七月十日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卷三

與趙尚書

答趙尚書

與趙尚書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 十一月既望

答汪尚書

答汪尚書論家廟

答汪尚書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

答呂伯恭

答劉子澄

卷四

答陸子靜

與陳同甫

朱子文鈔目錄

二

采山亭

答陳同甫

上黃端明

與王龜齡

與陳丞相

與劉共父

答薛士龍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陳君舉

卷五

答林正夫

答戴邁

答林巒

答魏元履

答范伯崇

答何叔京

答吳晦叔

答陳明仲

答林擇之

答楊子直

答汪太初

答呂道一

答王季和

答方平叔

答汪叔耕

答汪叔耕

答吳生

答吳斗南

答曾無疑

答丁仲澄

答林師魯

卷六

元亨利貞記

舜典象刑說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朱子文鈔目錄

三

采山亭

定性說

觀心說

王氏續經說

井田類說

讀唐志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七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裨正書序

家藏石刻序

謝上蔡語錄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論語纂訓序

送黃子衡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送陳宗之序

困學恐聞編序

贈陳堯舉序

程氏遺書後序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贈陳師表序

家禮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語孟集義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卷八

中和舊說序

尹和靖言行錄序

送李伯諫序

程氏外書後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傅伯拱字序

送郭拱辰序

詩集傳序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朱子文鈔目錄

四

采山亭

呂氏家塾讀詩紀後序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張南軒文集序

謝監廟文集序

卷九

金華潘公文集序

易學啓蒙序

律呂新書序

小學題辭

題小學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雲龕李公文集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孫稽仲文集序

武夸圖序

韓文考異序

書韓文考異前

黃子厚詩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楚詞集註序

卷十

畏壘菴記

存齋記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克齋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百文山記

雲谷記

名堂室記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卷十一

朱子文鈔目錄

五

采山亭

靜江府學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卧龍菴記

西原菴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瓊州學記

瓊州知樂亭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鄂州社稷壇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卷十二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漳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壯節亭記 水玉堂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卷十三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胡五峯詩

朱子文鈔目錄

六

采山亭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跋古今家祭禮 書近思錄後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張公子竹溪詩

跋劉元城言行錄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范文正公家書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跋蘓文定公直節堂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李壽翁遺墨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跋陳了翁責沈

跋程宰登瀛閣記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卷十四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蔡神與絕筆

跋余蠟起集

跋鄭宣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郭長陽醫書

朱子文鈔目錄

七

采山亭

跋李參仲行狀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書河圖洛書後

跋十七帖

跋吳道子畫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程沙隨帖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卷十五

四齋銘

志道 依仁

游藝

又四齋銘

崇德 居仁

廣業 由義

敬齋箴

調息箴

易五贊

原象 稽類

述古 警學

明筮

復卦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 康節

明道 橫渠

伊川 涑水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聚星亭畫屏贊

南康軍到任謝表

浙江提刑到任謝表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漳州到任謝表

除祕閣修撰謝表

朱子文鈔目錄

八

采山亭

潭州到任謝表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辭免待制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落職罷宮祠謝表

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致仕謝表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

天申節功德疏

會慶節功德疏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卷十六

奉安蘇丞相祠文

南康謁先聖文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廣佑廟祈雨文

廣佑廟謝雨文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汪尚書文

祭劉共父樞密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鄭自明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黃子厚文

朱子文鈔目錄

九

采山亭

卷十七

靜江府虞帝廟碑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旌忠愍節廟碑

義靈廟碑

卷十八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安人王氏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卷十九

國錄魏公墓誌銘

何叔京墓碣銘

司農寺丞翁公墓碣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朝散郎黃公墓誌銘

卷二十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朱子文鈔目錄

十

采山真子

伊川先生年譜

外大夫祝公遺事

劉子和傳

朱子文鈔目錄

朱子文鈔卷第一

秀水杜庭珠學

賦 奏劄 狀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壘閱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地名

李家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

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勣守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

勝之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一

采山亭

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

求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

悶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

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

起為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

困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敕重修又塑宣聖十哲之像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

孫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

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容揚方子直遂贊興作之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闢我

謀既而劉清之子澄亦哀集故實來寄

聖之宏樞。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

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

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蔥籠而遶。含水汨號而循除。諒昔人之樂

此。堯異世而同符。偉章服之。我我抱遺經而來集。豈顛眺聽之為

娛實。覬宮牆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

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

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收執。彼青紫之勢榮。

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瓊兮。山木萃蓐。枝相膠兮。彼

藏以修。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我將焉求兮。

朱子文鈔卷第一

二

采山亭

以昔賢棲隱之所為先儒講學之堂。既歷朝嗣。此宏規何一旦。

鞠為茂草。文公聿搜遺跡。復葺舊觀。盛典重新。英才樂育。允矣。

快。心志喜勗哉。期許良殷。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以爲期。是時嘗小盈朝。詆誣僞學。宦海風波。遂初爲幸。

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閤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廢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蔥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修嫻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綬兮。佩明月而爲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仕宦歸來詩書吟誦於心有會與物皆春觸緒興懷感時撫事

悵彼美之不見實寄慨之獨深矣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不能自己者。謹以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饒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空。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利害判決了然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與蠲減。而其所增

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爲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爲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閱。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爲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當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去官之後。復理前事。雖未卜從違之意。亦庶申仁吏之心。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敕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敕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

幸蒙恩賜對。故

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童。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旣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郡邑之中。佛舍無窮。而學校止一。有志教化者。又何吝於一書院乎。曉人如是。宜其允所請也。

朱子文鈔卷第一



數千如八世長空其全法前也
而子及中繼舍無源而學對北一育志始於在又何吝於一書
亦以又而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
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

朱子文鈔卷第一

八

采山亭

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總攝領起後分四段。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

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言所行。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察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

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困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

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袞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差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蟬聯四段。逐段有實義。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悉在其中矣。帝王以此自彊。寧有不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也耶。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

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啻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詩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覩真臬。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

朱子文鈔卷第一

十三

采山亭

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欵激切之至。取進止。

策勵進德當學湯武之反之以造於堯舜之域此所謂責難於君者也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然臣竊以為揀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

朱子文鈔卷第一

五

采山亭

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饑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為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聞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奸胥猾吏。得以竝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荐饑。始蒙蠲放。則三

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辜。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朱子文鈔卷第一

六

采山亭

饑饉之後。民力備矣。若復苛徵元氣。何時得復耶。請寬請免。真仁人君子之用心。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敕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間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臯。其大如此。駭懼震懼。不皇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七

采山亭

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珍棄彙倫。談說空幻。未有駸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濶。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敕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敕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峯光堯壽

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
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
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此狀在延和奏劄之前久廢之洞力為修復請額請書備極苦
心

朱子文鈔卷第一

文

采山亭

奏採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

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饑孺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鰕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益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

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遭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嵒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

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

弁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
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
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
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
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
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則亦非
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
如此正言委曲周至入情入理迫切極矣。
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絲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採護之
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
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
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饑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
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
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臯之至。

救荒之策最患於朝廷大沛洪恩。而有司奉行不力。似此六邑
之中。通盤打算於以上陳目視之。瞭然心忖之。惻然矣。饑饉災
傷何時蔑有。凡爲有司者。當奉之以爲法。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饑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嵎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嵎縣點檢據嵎縣主簿迪功郎葉棹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驟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押捺意欲庇護船稍合于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密克勤押到米粟告示前去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饑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嵎縣一帶饑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饑餓之民不得需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嵎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

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
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
副賑濟。

饑民待哺當宁施恩請米者既為偷盜則賑米者又將侵漁其
為弊無窮矣懲一警百此可謂實心任事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三

采山亭

無幾無幾矣懲一警百此可謂實心任事

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

副賑濟

入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

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

御筆回奏狀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禱。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嵎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四者皆害苗之蟲而蝗之爲害尤甚。唐太宗吞蝗姚崇遣使捕蝗爲有傷禾稼不可不除也曾稽縣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准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茲喜恭觀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喜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頃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

朱子文鈔卷第一

三

采山亭

狀

父子同日追封而沂水既已從祀泗水尚未得與禮官之誤甚矣文公一請庶不沒崇寧尊儒重道之意而亦於孔門之祀典有光

泗水侯 沂水侯 追封 禮官 崇寧 尊儒 重道 祀典 有光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觀本軍榜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海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禳禱。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滙澤。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且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摺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又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鳴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蘓峻。何其壯也。東坡蘓公嘗爲子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闔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覩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

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魏武非不機神明。豈但於忠孝有虧耳。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

宋子文鈔卷第一

天

采山亭

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甕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穢。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底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蘊

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入州。据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及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介。胷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夸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据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銜伏

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陶公勳名彰著讀義仲之文吳澥之論灼然可見矣文公固不

必更為辭說也至於祈禱立應乞加封號雖屬世俗之見然生

為忠義歿為明神亦正當表揚之耳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

示安之人則比

則云

舊文

能甚

真又不



書 劄子

答陳漕論鹽法書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爲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間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間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爲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疆弱均數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

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戶。搭於綱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

朱子文鈔卷第二

二

采山亭

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

無額揀價買之弊

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付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

無本錢多之弊

無海船取錢之弊

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幸甚幸甚。

利弊井然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三

采山亭

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利弊井然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鑄。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慄慄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益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凶。尤不敢以少緩。上不取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上。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啟。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署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

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肆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朵。願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叩首信着。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期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

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為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為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為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鍼砭

可仕而仕可止而止此聖賢學問也君子貴明理尤切中大臣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思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加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捐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

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已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類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卑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任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

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士君子難進易退亦由審時度勢宜其委婉曲折乃爾



朱子文鈔卷第二

十

采山亭

士君子難進易退亦由審時度勢宜其委婉曲折乃爾

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以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守身處世入理入情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靜貞孤之操。擢置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謹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號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

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撻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徧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疎禮節。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府。不勝拳拳。

小人病國千古同慨除奸務速去邪勿疑誠救時之良藥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疎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倦倦。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山寇跳踉。非客兵所易。刺募鄉兵。克之。此目擊陳太尉已試之。

良策獻之皇甫可謂忠告

朱子文鈔卷第一

五

采山亭



朱子文鈔卷第一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飆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倘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生平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僂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修廢講學千秋勝事

朱子文鈔卷第二

六

采山亭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竝緣此事。輒有私請。蓋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為敷奏。舉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七

采山亭

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崇奉異教。何如修復令典。義正詞嚴。振興文教。所不嫌於再三瀆也。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竝緣此事。輒有私請。蓋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為敷奏。舉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崇奉異教。何如修復令典。義正詞嚴。振興文教。所不嫌於再三瀆也。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論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已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啟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喜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徧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爲學實功。備見於此。有志者當奉爲座右銘。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黜
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
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
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
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
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
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
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
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

朱子文鈔卷第二

元

采山亭

譬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
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
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
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
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
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
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
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
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
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

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
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
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
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
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頽面可臨
吏民。鄙性狃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
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
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
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
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
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
恐懼震栗之至。

不得其職。則去固應有此誠懇。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三

采山亭

熹竊以益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又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那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鑄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誤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于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

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

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闢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盼睐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于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滅。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于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于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亾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

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于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

以相率而願附于下風也而未敢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

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

之判然不疑于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于進退予奪者未能

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

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于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

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

無人敢于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

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

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矣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

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

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

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

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

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

賢之功也不惟不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

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

下不交而天下將至于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

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

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胸臆。少答思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
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
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前陳官守之事甚為剴切。後論朋黨尤極痛快。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三

采山亭

與留丞相書

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斃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謂上還進職。恩命未蒙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歎。罄竭之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謹聖朝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于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吝。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其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則不惟直既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于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

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于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于上前也。

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于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于元祐。則其失在于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于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童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于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于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于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天矯于上。而不足以當一陰。麤豕躡躅之乎。甚可畏也。丞相觀于今日之勢。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三

采山亭

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于人者乎。于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于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甚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謹。并丐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意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辭職之事。猶復縷陳。可見儒者之留心於國計民生如此。至論此。宋黨禍切中肯綮。要言不煩。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終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彥朔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

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作。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外以助其勢。而我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

用力于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踵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于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逃。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于鄭尚書王著作。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甚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虜。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益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于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于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療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

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邪正不兩立言之疊。疊曲盡其情。

朱子文鈔卷第二

朱子文鈔卷第二

三

采山亭

10688

射馬會賊當會去在處此也。去年劉忠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嘆之。云。伯也。孰能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乘乎女媧卷葉。二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厭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取之。以至取日。嗚呼。地豈不容有量。邪氣留乎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為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于前日者。以應禱危。惟五不兩立言之疊。疊曲盡其情。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神天幸。熹死罪死罪。遂而致敗。然見幾不為。從豫。當時丞相者。所聞不容息。計參昧殺信而亟圖之。傾不計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

